

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四

淮人

墓士之脈于不遠續以廬陵銅溪劉書同校

當固不取吸井人之會稽培庵王廷會續編

又國宋尚奉命以博識寸世孫其用誠重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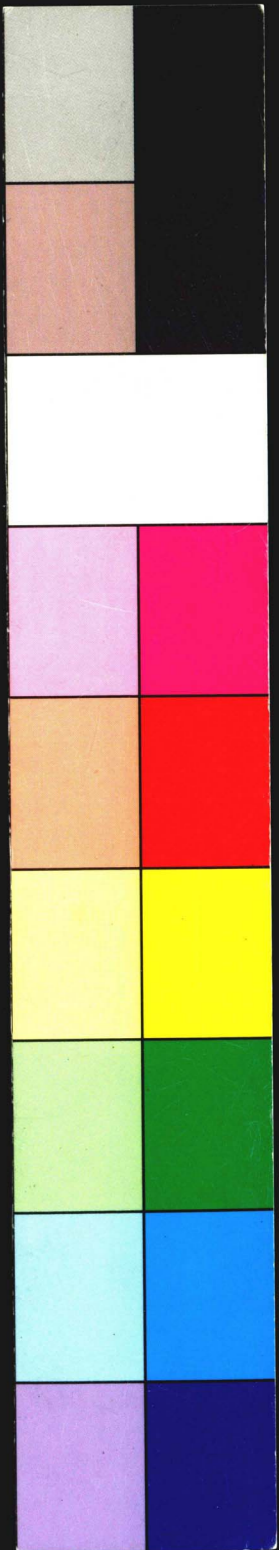
墓誌銘無所及有類於其來亦自而蒙崇

公為贈禮部員外郎葉府君墓銘夫人之妻日氏

至正八年正月國子助教葉君恒以官六品援著令

承恩於父

其先府君承務郎禮部員外郎先夫



人追封恭。於是夫人前府君七年卒而府君之卒
今二十年矣。恒謂予曰：我先府君之壙，侍講學。虞
公爲之志，而吳文正公實書我先夫人之表。日月行
矣，以恒之無似，克有祿位于時者，其來有自而褒崇
所及國家，廣孝治以勸勵臣子之意，非藐焉小子所
能當。固不敢如昔人之有待而所以致此者，不宜無
所撰述，以侈上恩而昭先德。予尚爲我爲之銘，以刻
諸墓上之碑。予不敢辭，則取二公所不書者，列書之。
諱遼，字謙甫，姓葉氏。祖父以上皆潛晦，不仕世
居越之餘姚。今著籍爲明之鄞人。初，府君無它兄，

而伯父死，亾嗣。方病革時，召府君語之曰：爾其爲我
後。府君未知所對，而目已瞑。乃爲服三年。喪後，生二
子，遂以次子恂奉其祀，而恩禮得兩全矣。父年耄，病
且殆，府君焚香酌水，露禱于天，願減已年以贈父壽。

恍若

見空

中有神人示以三指者，病隨愈。後三年，乃歿。

府君服喪過哀，旣免喪，猶不御酒肉。人稱其純孝焉。

府君待人無間，尊卑䟽戚一以誠實。尤樂周人之急。

大德間，歲侵，朝廷命富民出粟以賑貧乏。有司擇鄉

里爲人所素服者，俾第其多寡。府君首被其選。大家

小戶咸服。公平旣而疫大作，府君致醫者爲人切

脉而合藥於之門閉中賴以全活者甚衆其行修于
身而惠澤及物多此類府君卒以泰定五年正月日
享年六十有七明年正月日與夫人合葬縣西儀鳳
鄉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相府君治家有法孝于舅姑
仁于姻族母儀婦道見稱于鄉其卒以至治元年十
二月日而葬則明年正月日也子男二人長則恒由
國子生釋褐授從仕郎紹興路餘姚州判官除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今轉承務郎遷國子助教次恂也爲
伯祖後女二人適陳某王某孫男五人女二人昔歐
陽文忠公之言曰惟爲善者能有後又曰爲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嗚呼以予觀於府君庶
幾所謂善人矣雖弗克自見于世昭被融顯然卒以
子貴享身後之榮於是有所以知天之所以報施善人
者非可誣也銘曰

君子爲善旣積于躬受報或嗇後其必豐猗歟府君
厥積維厚承之有賢徐觀身後皇用褒贈有隕日天
龍光所被賁于漏泉善無不報斯乃常理刻茲石章
垂徽于祀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

桐廬遂爲其縣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
父之才承奉郎致仕母方氏贈孺人三子長潼發咸
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
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爲盤峰先生次堯龍咸
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卽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
一門父兄自爲師友業成其由以自見而運去物改
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縣燬于兵君攜家避地萬山
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久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
養親蜀名卿史公繩祖爲取承奉公誥語扁其堂曰
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爲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

疾憂形于色食不下咽故相鑑公夢炎告老南還來
訪若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去居喪過哀毀瘠成
疾二兄旣先卒君猶營襄事無違禮宰木拱矣而孝
思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已悉
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
直輒面直之有以篋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
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間部使者行部至縣
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法行
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爲之皆知所取則縣乘
嘗修于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

所徵焉晚歲屏絕家務惟冥居默處間挾書史以自
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
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
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飽尋感疾不起二十五日
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所先塋之次娶王氏後
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
男三人昔者先生娶將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
烏與禕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友善禕生也後不及識
先生而君之孫紳辱與禕交因以君銘爲屬惟春秋
之所謂吉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似之沒世之後

其潛光逸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爲序述其志
業行誼而繫之銘焉銘曰
昔林賦與對鄰大下交不
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
弗舒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趙君墓銘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
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似翁始
晦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
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
年冬黃巖海寇薦起而昌國爲州在大海中距黃巖

一息可至也其州侯帖木而不花問計於君君謂今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擊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爲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侯然君言卽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關帥總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艘卒至衆皆惴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上賊船又大至卽說侯速進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

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勩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過一小吏設有功功且不顯儻有不測寧不重貽父母憂君曰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吾雖小吏亦旣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戮力捐軀以及於難得年三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男二人君爲吏廉而有守勇于趨事赴功上官悉信用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無媿而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爲其死之重輕何哉

銘以表君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尚或有徵也銘
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既完遑卹厥身我作君銘
刻在貞珉

袁母奚夫人墓誌銘

吳郡袁君泰喪其母夫人將葬哭泣以告禕曰泰不
天生十有四年而先君棄諸孤維是諸孤藐焉無依
袁氏不絕如綫賴吾母左右維持以長以教故我兄
弟克有成立獲祇厥紹袁氏之不墜繫吾母之功也
吾母之幼也卽以令淑聞爲親所鍾愛擇婿締約家

我先君早以文行知名遂以歸焉時年甫十八躬織
紵親洒漿以致養舅姑承事賓祭夙夜敬共罔有違
德自先君之歿娶居四十年艱難憂患益所備嘗我
兄翁恒以不能盡孝爲慊不幸今不及養矣泰也
綴殘息厥旣得卜奉柩合葬于長洲東吳鄉緒墩先
塋之兆而未有銘也敢惟子也請禕惟君之先君靜
春先生之銘內翰黃公實爲之顧禕未學乃敢銘夫
人乎雖然禕之交君有素誼不得固辭則爲序而銘
之序曰夫人諱志寧奚姓也奚爲吳著姓吳江之同
里其世所居也宋將仕郎諱仲常者其父也夫諱易

字 父卽靜春先生也子男四人震以先卒次卽泰
次晉次驄也女五人長亦先卒餘則顧天麟歸德英
顧正許德明其壻也孫男十人女六人也享年八十
有四卒以至正六年十二月六日其明年正月六日
則葬之年月日也銘曰

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嗚呼是維夫人之德以銘其墓
陸夫人墓志銘

友人吳郡袁若信以書來告曰信私門積累往歲七
月不幸喪吾母亦旣忍不卽死奉襄大事不一月而
吾妻又卒吾哀苦良劇情有弗堪窀穸之事不能遠

圖也因循踰年始克卜地以葬玄堂之銘以唯子也
請禱不敢辭夫人諱順姓陸氏陸爲吳郡長洲之大
姓父諱元吉母趙氏夫人資稟溫淑而性聰慧年十
有七而孤其兄慎擇所宜久歸之乃以歸于袁氏袁
亦長洲著姓信字可立素以文行稱于鄉故夫人歸
之爲繼室而年已三十有五撫育其前室之子曰穰
曰种女曰孟賢曰季寧者不啻如已出其子若女亦
安其慈愛不復知已之異出也相其夫理家事內外
井井有條事姑盡孝甘旨之奉必親爲之及旣嬰疾
而姑病亦革常左右就養不少懈姑歎曰汝事我善

今顧因我以重汝疾乎因泣謝曰婦人之職主中饋
養舅姑而已婦不及事先舅幸逮事大人誠能盡子
婦之道死且不恨旣而姑卒不起力疾理喪事哀毀
殊過比葬返哭而疾益甚遂不可爲矣夫人之卒實
至正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七親戚里黨
莫不爲之悲傷以爲袁氏失賢婦也夫人平居寡言
笑行履端謹雖婢妾未嘗加以疾言遽色閨門之內
雖雖然咸樂其宜焉嗚呼是可謂得婦道矣然而不
及中壽以死其不可哀矣夫夫人葬以十五年某月
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黃裳元吉婦之德德而不壽天可必嗚呼夫人安此
室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志銘

君諱益懋字仲謙吳姓處州龍泉縣人也父妙莊贈
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章氏封宜人君性闔敏自
幼力學攻辭章方是時爲士者未有科舉之累君所
爲學務有諸已不資爲進取計也大德丁未歲大侵
忠顯府君傾餘粟以賑餓者君左右其志鄉閭之民
多賴以存活里民蔣甲爲貧故以其妻詭爲所買婢
鬻之君旣而知其爲妻也遽遣還之不復責其直吳

乙以田來售已庚其價矣而其弟私以半田畀浮屠氏訟于官悉以歸君君尋知爲其家祭田則曰吾安用有此而廢人之祀乎卽以還吳氏有張丙者貸君陶器貨于長沙其價不訾而舟車艱難耗折大半君閱其情凡于本合徵者盡丐之陶戶假貲于君有久而不能償者則聚其券焚之一置不問浙右大饑民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拘流民反元貫在君邑者君爲具舟楫備糗糧遣送之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遺物故者多矣人有產子不舉而繼約置路傍者君見之惻然募人育之而重與之貲其爲人仁厚而儻

緩財急義若此類甚衆鄉邦用是多之君嘗以舉者辟松江府文學不應復用宰臣薦署石門書院山長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爲近且山水最奇勝則忻然赴之居久之乃歸旣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絕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然忘返友愛其弟產業一以付之及分析惟其弟所取不與計薄厚母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止月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天澤曰天濟女一人適季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

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清孫男四人檀楫栢柱
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羆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
治二年九月某日葬龍泉鄉金沙里槎牌之原以陳
氏祔葬且四十年而楫由武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
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爲狀來請銘嗚呼孝子
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于久近况君勇於爲
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曷敢曰不可因爲序
而銘之銘曰
年不中壽仕不厚祿胡性之祥而命之不穀維餘慶
所施益綿以篤尚後之人是似是續

故傅母樓夫人墓碣銘

里友傅權與其弟藻衰經踵門以告禕曰吾母之喪
窀穸之事亦既畢矣維是貞節懿範所以作則閨門
者不宜無所紀載墓上之石子幸爲之辭雖然吾母
之詳吾悉數焉子尚有擇也吾母樓氏樓氏吾烏傷
士族也吾母在父母家早有淑聞而我大母亦樓氏
先君樓氏之所出外大父稔其行之良也故吾母歸
焉於是吾母視其姑爲姑事之盡婦道其沒也治喪
無違禮先君兄弟四人篤于友愛每時節會飲率至
夜分吾母治具承其懽無懈意先君有腹心之疾吾

母手調藥餌衣不解帶者累旬人不見其有不堪之色也故廬燬于菑則銖積粒聚佐先君重構之未畢工而先君歿矣先君之歿也我兄弟俱在幼吾母力持家政既克襄大事卽斷髮爲誓以節義自許用撫育我兄弟且俾從名師游以禮兄第之無似而能知所植立者吾母之教也吾母秉心既貞固不復以貧窶爲卹服勤紡織以夜繼日雖風雪凌厲亦雞鳴迺已先君有宿逋臨歿時屬從子以別產爲償既乃負所屬吾母捐紡織之資庚之弗與較也吾母性慈祥而和易待妯娌如姊妹撫羣從子姪如其子咸盡恩意而得其驩心內外宗婣稱其賢無閒言者於是年既七十然耳聰目明康強固無恙蓋娶居者三十年矣武威余忠愍公持部使者節行縣嘗題吾母所居堂曰貞則金華宋太史實爲之記縣大夫又以耆老之請謂吾母貞節在例宜旌表上其事未報而吾母已矣嗚呼權等尚忍言之哉禕聞其言作而曰吾與子兄弟居同里學同師夫人之賢吾知之有素矣子之言安敢以不志乃備著之如右夫人諱瑩字貞秀姓樓氏世爲烏傷人卒于丁未歲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葬以卒之明年正月朔日墓在縣西崇

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十四
德鄉宅山之原子男二人卽權藻也權有駙行晚好
浮屠氏學藻受業黃文獻公之門以文學名女一人
壻曰王大節朱元禮孫男三人女四人銘曰
吁嗟夫人秉貞則兮再造厥家全婦德兮亦旣壽考
又多福兮有嘉壺儀垂楷式兮焯幽振潛勒茲刻兮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志銘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天子曰
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
父也棄諸孤早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
有成立而母氏之亾亦已十八年願臣無似獲事陛

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
鄉邑日久儻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
勝至願於是皇上閱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
至仍勅儀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
識請銘于史臣王禕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
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爲
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
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
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姻里黨
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于戈倣擾饒信首被兵明年

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卽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卽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可得哀號者三日旣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

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二子卽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死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于存沒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地恩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于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城將功載念所恃

實育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秉孝思之至神明可通
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
禮貴飭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隆
豈我陋微能亢其宗精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
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故申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佑字君佐姓申氏金華人也曾祖埜祖礩父
鎮皆世不顯至府君始以儒術自奮有聞于時天曆
初用御史舉署饒州路餘干州儒學教授修學宮養
士類翁有聲譽調平江路錄事判官平江大郡民物

殷盛興利剔蠹事功以集適歲大侵慨然自大府願
以勸分爲已任諭巨室移粟他郡食餓人全活者衆
奸人羅甲收良家女百十人抑使爲娼因交結權貴
邀納貨賂旣廉得其奸狀卽白發之坐甲重罪還娼
女良家奮不顧利害政譽大著遷饒州路德興縣主
簿縣西五里有溪控驛道其流湍悍涉者病之相其
宜爲浮橋以鐵繩比舟上架板皮用濟不通仍買田
予守橋者俾以歲入爲繕修之資民便之名橋曰棲
鸞渡爲申公立生祠橋西刻石頌之郡學田八百畝
爲豪富民所占歲久不可理大府命理之卽具究其

實得田之形狀左驗悉與碑志合豪富民乃際不敢
爭田盡歸于學其政績大抵如平江辟湖廣行中書
省掾史裨贊碩畫宰臣咸器之居無何遽請休致謝
事而歸以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仕距故居五
里中和山之陽結屋曰澹庵日相羊其間世慮漠不
以經意遂終老焉歲庚子二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五卽以其年某月葬于中和山之麓遵治命也
元配劉氏繼室潘氏子男二人長曰瀾用廕累調丞
康縣丞次曰沚女二人適唐絃徐某孫男二人將葬
瀾奉里人邵謙所爲狀告其友王禕曰先人墓石宜
有銘以唯子也請禕不敢辭銘曰

申以國氏支于金華奕世載德厥稱大家是生才賢
以學自奮位則不從熿有休閒晚贊栢府庶益有爲
胡歛其華卒弗大施惟仕與止蹈其斯正不激不迂
爰考終命尚克有子而又有孫委祉所鍾其衍綿綿
中和之墟闕歸玄宅匪銘不昭用刻山石

故翁君墓志銘

婆之永康有厚德君子曰翁君榮字德潤生于宋咸
淳辛未五月日卒于元至元戊寅四月日享年六十
有八至正甲申正月某日其孫瞿奉柩葬縣南義豐

鄉金豚山之陽久之乃奉臨海張君顯所爲狀謁予
銘瞿之言曰先大父雖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于世
而德之所存有以承其先垂諸後者儻足以不朽惟
是懸絳之石不宜無刻倘假以一言論次而褒美之
使托以永久獨非仁人君子與人爲善之盛心乎予
惟張君嘗攝令茲邑稔知君行其言可徵而瞿又辱
與予游序而銘之固不得苟讓也翁氏世爲永康名
族以行義稱其鄉君曾大父安大父文約父朴從父
桂皆世有貞德潛晦不耀君資稟純茂好讀書通大
義卓然思有所植立以繼紹其先業禮以檢身儉以

理家與人交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挹也所居去縣
治不數里而近足迹未嘗至城市出租稅以給公上
惟謹吏胥莫或踏其門里中無不平者咸取直于君
君爲之直必使各得其平乃已或有以匱乏告輒推
所有濟之不少吝者吝有自睦來歸者君左右調護
之使植其家至于富饒其解人之紛周人之急振善
扶誼如饑渴之于飲食爲之無倦也君天性孝友母
趙氏實生涯君子涯爲庶兄凡家事一付之涯略不
較短長以故得母氏之驩心涯早卒撫其子如已出
不幸子輝亦早世二孫熒熒字而教之咸有成立嘗

自謂曰吾仰事俯育庶幾心無媿怍矣晚歲忽慨然
曰人生幾兩屐耳徒碌碌何爲乃悉以家業付其孫
優游終身焉其卒也鄉里之人咸嗟悼曰翁君厚德
之君子也而今亾矣乎君元配陳氏生子一人卽輝
也繼室章氏生女一人適應洪禧孫男二人長卽瞿
次琳曾孫男四人玄孫男七人銘曰
猗歟翁君自躬蘊德自其先世有累有積積久必發
鍾于君躬謂宜奮揚遂臻顯融君則退然務有諸已
實歛實藏弗耀弗侈彼名是競我守以謙彼利是攘
我取以廉居之休休已德已有餘澤所被垂裕爾後
焯幽發隱播其遺芳後欲知君視此石章

鄭府君墓銘

歛有隱君子曰鄭府君旣歿之十有八年其子德裕
始奉執友唐君桂芳所爲狀以銘來請德裕之言曰
先君子德有以成已而壽不及艾也才足以用世而
名不及顯也惟是葬且久而墓上之石猶無文以刻
先猷遺懿將無以暴于後世不肖孤之罪其何以辭
今幸獲交於執事不朽之託竊願有請也余惟自昔
君子負其所有生不克表著于世死因泯泯而無傳
者衆矣今德裕獨能圖其親于不朽其可謂孝矣迺

閱狀迹其所列與德裕言合且唐君其鄉先生也爲言尤可徵則爲按狀序而繫之銘府君諱以文字彥章鄭氏世爲徽之歙縣人曾祖南鳳宋廸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祖申道宣教郎父昭祖元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奉訓公先娶許氏生二子長曰淵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次曰深再娶羅氏宋朝列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汝揖之六世孫奉直大夫新安通守彛之女生子二人長卽府君也府君生而凝重狀貌偉然甫七歲氣象如老成人讀書過目卽通大義爲詩歌語出人意

表奉訓公愛之甚延名師訓教之常曰此真吾子矣不幸奉訓公遽捐館承事君方遊京師縱萬金以結客久留備宿衛而深又早世於是府君獨奉羅夫人理家政內外井井有條遇事應物隨其鉅細急緩處之若絲理櫛比不少紊年饑減穀價三之一以賑貧乏鄉閭宗族稱其厚德無間言而產業視舊日益加承事君之家食也治園池構亭榭日與賓客壺觴絲竹以爲娛府君左右承順得其驩心而羅夫人春秋高且寢疾久府君奉湯藥惟謹夜則稽顙北辰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及居喪哀毀骨立人有所不堪撫承

事君之子咸有成立女各得所歸其孝友純篤有如此府君識度明朗氣和而行夷雅不嗜仕進而樂從賢士大夫游與之游者咸服其德器自以不及也至正癸未郡府列其行義上于行中書南行臺楊公衍飭曹公復亨皆名御史也復劾薦之當得官不報壬辰之夏大盜及其境以物色求之將強之出府君憂憤疽發于背而卒十二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元配程氏浙東宣慰副使相之女繼室吳氏子男二人長卽德裕次德堅女三人適汪誠程輻戴堉葬以甲辰十二月某日也在寧泰鄉小于山之原銘曰

有豐以殖之孰奪而嗇之有振而擇之孰闕而抑之吁嗟乎維命實職之施之獲之子孫其食之我銘以勸之過者式之

蔣季高墓志銘

嗚呼惟是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卒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華樹塢之原初禕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游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爲銘其葬俄而亦遽捐館遺命以屬之禕嗚呼禕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于禕

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爲至銘非禕誰
實宜爲季高之先自漢山亭侯澄由京兆徙義興又
七世爲晉吳郡太守樞復徙臨海又十七世爲唐吏
部員外郎則則之子勲爲哭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
夫乃徙東陽又十七世入國朝爲南康路建昌縣主
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吉襄陽路穀城縣尉父
玄私謚貞節先生母葛氏季高幼穎異讀書過目卽
成誦見稱奇童稍長益自力于學貞節君性嚴毅教
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麒同邑李先生亦于家塾俾
季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華文懿許公

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
物度數之詳季高悉得于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
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于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
生繼沒季高乃求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
有旣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喜自馳騁有古
作者風會黃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
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
爲得之之晚也季高爲人恂恂然樂易不自衒鬻而
議論風榘度越人表動靜出處嘗擇義而舉事母孝
相其三兄植門戶振鄉閭周嫻族備極恭順以故道

季高之善者內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
遂棄其業不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
高死矣學士大夫以謂季高之于學行進而未止將
必遠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輒死也
故其死也識與不識凡知其人者皆爲之悲而學士
大夫于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
壽考以盡其材以究其志豈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
于如此何也抑天之于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
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
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

娶陳氏子男三人旭擘時皆幼所著有時敏齋偏若
千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芾所爲狀來適

銘銘曰

命之愆弗永年名之漸可長世固茲藏無壞傷勒貞
碣示來葉

墓表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城字玉成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
齋爲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
有爲節度使曰產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鳳林鄉至宋

自鳳林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大師
追封魯國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大
師追封魏國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
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
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
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
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澆知桂
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爲先生之曾祖而楚國良子淮
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
大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諱槐由大理寺

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仇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
生幼穎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
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
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徵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
先生楊公時中魯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爲主管建
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爲魯齋先
生文憲公柏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
得於勉齋黃文肅公榦黃公卽考亭朱子門人也先
生於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承
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

得于爲堂劉公炎雙峰饒公魯皆本于朱子復與文
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爲師友先生於敷文爲從子
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闕討論經義講說理趣微
辭奧旨開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
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于正而固未嘗
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爲高同時若葉公聞者丞相衡
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
尚爲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祿不可
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
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出棲遲先廬遂爲終焉

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生與剡源戴公表
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翺皆以節
操相激厲時唱和于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
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是
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
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錯隴西李公
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顏公貞
漁陽鮮于公樞郡守侔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
水薊丘李公衍無不畧勢分內交于先生造先生之
廬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確詞翰或講求典故之

沿革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渠淹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爲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娶爲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事宜憲一司欲招徠學者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爲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文憲門人也時方高臥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爲起文憲之道繇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生于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合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

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于金華縣東安期里黃枇塢之原去魏國北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龍將仕郎江山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閑閑聞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于今娶之衣冠家莫盛於王氏矣爾祿道德聯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賢才是似是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其身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自先生沒而百年之老成典刑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

槩揭于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喻母石夫人墓表

義烏喻氏有賢母曰石夫人諱端靜字可度石姓也石爲浦江望族祖諱範通州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父某母某氏夫人生于宋開禧三年丁卯六月四日以有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後四年辛卯某月日葬崇德鄉蓮塘山之西原又六十有四年其曾孫密始謀追列遺懿揭于茲表密之言曰我曾祖母夫人之幼也莊重而敏慧凡女工之事咸精其能好讀書史通古今大略宗正府

君甚愛之擇所宜歸以歸于我喻氏爲曾大父登仕郎諱夢炎之配我曾大父本朝奉郎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諱侗之孫諱宣子之子我五世祖承直郎縉雲縣丞諱南強于朝奉府君爲從弟命以爲孫焉于是夫人逮事祖姑朱氏朱持家甚嚴有法夫人佐其奉祭祀待賓客能每自得其歡心有疾躬侍粥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朱歿夫人繼專家政一遵其舊故曾大父得不以米鹽細故爲累刻意問學用周禮領漕薦於江東初我高祖諱厚祖早歿曾大父旣爲之後而高叔祖諱潤祖於凡田產輒倍取爲已有夫人語

曾大父曰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君幸無較焉曾
大父恣然泣曰爾之言我之志也卒無間言夫人外
姊宋氏自幼與夫人同育宋適侍郎朱公質之子家
既盛且有廕而無所出求子于夫人以爲繼夫人固
辭曰繼嗣命同宗禮也今取之他姓不其起爭端乎
朱公聞而歎曰秉節貞潔而識見明達真賢母哉我
曾大父既蚤喪夫人嫠居四十年篤于教子延名師
訓之而親以曹大家女誡教其女每舉古人名言善
行以勉人讀史見奸邪逆亂輒廢書而歎及忠義節
孝則嘖嘖歆羨不匕月且望列于婦堂下命誦柳仲

塗家訓使之聞我先祖兄弟用能以孝弟稱夫人年
既老而動循禮度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喜愠雖
處豐厚而自奉極儉約常躬紡績不廢先祖每進曰
家幸給足何自苦爲夫人曰婦人之事女工猶男子
之事學業寧可因貧富爲勤怠乎性好施予務周人
乏絕遭歲歉傾廩以賑糶鄰佃有遺負聚其券焚之
而雅不求福田利益也凡此皆夫人之懿行我先祖
常舉以語密語及未嘗不流涕也密謹志之不敢忘
子其爲我書之以昭示于永久禱聞自昔風化之美
皆本于內治而陰教行于闔門家之所以齊也維夫

人五世祖姑黃令人事姑孝承其夫以敬御諸子若
孫旣慈且嚴家貧至鬻服飾爲資延儒先以教子其
子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聯登科第悉爲名工故義烏
之賢母稱喻氏矣嗚呼夫人所謂善於繼承者耶其
貞則嘉模誠足以軌世範俗易之黃裳元吉詩之警
戒相成庶幾兼之是不宜無所表見庸述密之言序
次如右夫人三子長曰京登仕郎次曰魏早天次曰
高卽密之祖也女五人長適朝請大夫通判廬州李
石次與四俱夭次適將仕郎朱程次適國學諭吳鏞
孫男三人長曰祺爲諸父鑑後次日祐祐則密之父
也女一人適童祐曾孫男四人長卽密次宣次安次
寓女四人玄孫男一人濬女三而濬則密之子云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
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爲德執醇而弗
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爲稱情也然先生非隱
者也嘗仕于時有官位矣不見爲先生稱而稱以私
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爲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
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遁後居于蜀宋季
有諱韻者爲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爲其縣人縣

令生逸孫元初爲温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誥老仍
世業儒號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
鞠於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乃
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
達定庵王公某與其魯齋文憲公柏崇尚伊洛之學
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學得之定庵爲多
于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自爲師友夙夜磨
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
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凡訓詁家之
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爲別白是非使歸于一閉戶討

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藏革履
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四方
學者咸來受業婺爲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生
坐郡庠爲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
先生授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爲問辨
者必爲敷陳衆議而以已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
前後學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爲成材
先生信道甚篤持已應物一本于誠涵養旣馴內外
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冲粹如玄文之
玉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

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卽之
愛慕不能舍以去益識與不識莫不稱爲有德之君
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于鄉上禮部不合繼
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爲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
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
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畧
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
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
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于永
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鄉某

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女二人長
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歿門人前
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元
嘉等旣相與謀私爲先生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官
而濂復述其行以爲狀今國子學錄張丁嘗集先生
遺文爲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鄉人知先生爲詳
冢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屬先生禕執友也誼
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爲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
先生之所爲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于
人表裏融通始終純壹稱爲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

嗚呼先生爲足以不朽矣揭其微猷著于貞石後之
來者尚存考于斯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諱迭理彌實字
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人
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郡於是守
將旣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已
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
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
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

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
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卽引
佩刀刺喉中絕咽以死旣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
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葬城東門年蓋四
十有六矣侯早歲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
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官素知其才力勉之
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陞奉訓大
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
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普化同
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爲兵

急圍城盜勢旣蹙乃開城東圍使出奔囚勒兵殲之
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魯花赤階亞
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剝侯曰吾受千
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恤乎頗釐庶事之利病
興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
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爲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
曰滿速兒大都路治中父曰默里馬合麻安慶路治
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爲速古兒赤
次魯顏帖木爾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
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爲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
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
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爲悉因歎八州之吏大小奚翅
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爲書
而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
人之思庶用爲人臣之勸云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
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辮
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
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

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峩冠談說古道客
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
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
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
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
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別
號時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
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
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

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
智子昌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
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
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
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
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于家
於經史有潛心撥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
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
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亾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
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

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
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
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
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禱
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
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而卒諸子以
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于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
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
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曾孫五人亦
已長云

烈婦李夫人墓表

嗚呼是爲烈婦李夫人之墓夫人夏氏諱婉常宋英
國文莊公之裔孫九江人也年二十爲南昌李氏婦
又十四年當元至正戊戌歲四月十六日陳友諒陷
南昌夫人死之頃予承詔修元史有司以夫人死事
來上亦旣書其節列于史冊徽名峻範可不朽矣會

其夫宗願官王朝爲國子學正與予善復請論次其
言行之詳表于墓道予不敢以不文爲辭李氏江西
令族也在宋世擢名科躋法從者凡數葉而宗願字
克正自少有才譽能振其家聲夫人之父權茶副使

德懋愛夫人故以妻宗願夫人生六歲而母沒能以禮自防女工既精又讀書通大義既歸李氏遂事其姑左右承順得其驩心姑嘗有疾朝夕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以孝聞平居治家有法相其夫祀祖宗款賓客舉無違禮資性剛慧而處事遇物一用柔巽族婣之間號能盡婦道者必稱夫人焉及友諒之衆來攻城夫人度旦夕城且破謂其夫曰禍迫矣吾夫妻子母萬一不相保唯當索我井中耳俄而城陷夫人與其夫若子皆相失獨攜二女匿後園叢竹中寇直其所在欲驅以去夫人探懷中金珠擲之曰我不行以此遺爾不然卽殺我寇得金珠輒去而繼至者相屬度終不可免乃擁二女投井中井水淺不得死而水旁有甃石橫出可立乃挾二女立石上有頂婢從井上呼夫人問夫與子安在婢以訛聞對曰俱亡矣夫人大哭謂二女曰我意汝父在故忍死在此今汝父旣亾我不死何待又哭曰天平李氏何辜禍胡若是酷邪然吾幸身不汚庶無玷李氏可與我夫相見地下矣且以後事囑其女言甚悉卽更自投水次女繼之旣而其夫至救長女得無恙而夫人與次女皆死矣夫人時年三十四次女甫十歲明年己亥十

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一月五日祔葬新建縣西嶺鎮梅岡先塋之側長女
曰貞蘭適舒景南子曰樾冷為國子學生嗚呼死之
於人大矣惟義是蹈而視死如歸雖君子猶難之况
女婦乎若李夫人之死就義無難如此稱之曰烈婦
曷有媿哉夫褒德錄美以示世勸者史氏之責也予
是用重書其事以寓夫善善之意春秋之法具文以
見意故亦不復為之辭

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四終

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五

會稽培庵王廷會編

十世孫 別詠

附錄

制旨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
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承直郎漳州府通判王禕正
學有源古文有法事朕已久嘗記言左史佐政方州
邇者俾之刊脩元史究心筆削良可嘉焉是用擢居
禁林以贊代言之任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

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翰林待制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散官如前宜令王禕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爲臣奉君命出疆能毅然守節
捐軀以明君臣之大義者雖死必有旌異之榮此風
化之所係帝王之令典也前翰林待制王禕事我太
祖高皇帝於混一海宇之初以博學高文聯職侍近
制作之美有光簡冊暨奉命往諭南詔懷忠秉義不
屈而死臣節凜然光明俊偉歷年已久雖沒不忘今
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服此光榮垂
休無斁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

祈天永命疏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
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
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
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
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
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
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

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
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于順人
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
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
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
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
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
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
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
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
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
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浙西旣平租稅
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
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
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
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樂之
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
聞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傳

道統錄王公傳

山陰劉宗周撰

王公禕字子充號華川義烏人少習古學師事黃文獻至正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應太祖徵署中書省掾商畧機務上每稱子充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之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定議禮制陞南康府同知至則披荆莽建府署撫定瘡殘收廩賢士一郡安輯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

弘武元年出爲漳州府通判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三年預教大本堂授皇太子經尋使土蕃還五年命往雲南諭梁王公至雲南見梁王諭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屈以威奮罵曰天迄汝元命我朝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有死而已豈爲汝屈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六年十二月竟遇害年五十二

子紳博士嘗登朱潛溪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爲同志友紳子稔因得以門弟子受知正學至許以女

見謝公
鐸集

建文初奏父死節狀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

統間改謚忠文 洪武初公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

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德而已人君修德

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其大端也

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

爲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皇上艱難十載大業已成

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民爲心雷

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

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

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

則天必示之災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

眷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

藏富于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

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

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

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

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劉子曰何王金許遞承考亭氏之傳多發產宋王二

先生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先生亦應運而

起綴輯二帝三王自治之禮義以輔蔽皇猷昭一代

文明之色厥功偉矣王先生祈天永命一疏雖伊傅所以啓告其君不是過南中之死節義又爲本朝儒臣冠皆所謂文章莫大焉者乎主之祖南稜先生亦以學行著黃文獻師之南稜先生實得晦翁再傳之學於葉通齋由庚以授黃文獻公潛至公又得文獻之學而益顯見謝公鐸集

名山藏洪武臣傳

晉江何喬遠撰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超後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玉爲常山教諭讀書善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星筮浮屠老子書禕始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產其家檐旣長長身山立善古

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潛爲高第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巖山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李文忠守金華用禕爲儒士得見召署中書省掾上常字之洪都平禕進頌上讀而善之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將卽位召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上用糾猛反元政所從起兵諸郡天下旣定租稅未盡減除禕至郡具以忠厚寬大均徭

薄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名還與宋濂同修元史嘗
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間謂濂曰何當得大官
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授翰林待制同知
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二年使招諭吐蕃五年
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刺瓦爾把匝刺瓦爾故元諸王
子也封梁王禕至雲南示把匝刺瓦爾詔書把匝刺
瓦爾與語而說之舍禕上舍其司徒達里麻參政喻
金間皆延禕爲上客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漠北使其
使脫脫至把匝刺瓦爾所求起兵把匝刺瓦爾不便
肯之匿禕於春登楊氏家意候其去且議從禕降而

脫脫知之既至遽問明使者來乎安在把匝刺瓦爾
謝無有脫脫動色曰大王與舊君骨肉之親唇齒之
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關今國亾不抹內靡義旗旋
踵外嚮以屬他人何面目邪卽上馬行去把匝刺瓦
爾畏脫脫強出禕見之脫脫怒欲按屈禕禕罵曰爾
之前王

踐華而君祚幾百年足矣爾嗣君

侂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西崩不能障控皇帝神明
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取天下於羣盜爾孽
不自忖量尚欲燂跋燭燃死灰三尺童豎知其無能
爲也公等區區尚嚇誰乎脫脫益怒欲殺之達里麻

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且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而已脫脫曰今日雖晏嬰銜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斲其頭何知王公禕顧把匝刺瓦爾曰殺我甚利皇帝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殺把匝刺瓦爾既不服高帝八年復使刑部尚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傅將軍征平之始禕遇害時達里麻相與殮而火瘞之顧莫實其處及雲南平禕子紳入雲南行哭求禕骨瞽人皆來觀滇士及與禕遊者爲紳稱說禕平生及所以死狀乃知禕火瘞也而莫實其處爲主載之慟哭還吳雲者宜與人辯有口以刑部尚書

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繫把匝刺瓦爾使鐵知院者二十餘人漠北我軍獲焉太祖歸之出雲獄中曰生爲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貫生罪與偕行至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則死矣不如劫雲易其書令爲漠北使以復命皆曰善因共持朔服服雲雲曰

吾服爾服邪

二十人者共

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正統六年義烏丞劉傑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而永樂中官雲子黻爲交趾令請以傳昇雲歸葬貧不克歸旅殯于夏

口弘治四年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奏曰臣伏見元
運迄終雲南遺孽游魂假息高皇帝憐海內勞苦不
及以兵遣翰林待制王禕風示音旨殘鹵倨驚仗節
而亾久之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見劫亦殞厥命
二臣秉義遂志後先亢舉憲宗純皇帝旣旌禕忠賜
謚秩祭雲在先朝雖許歸葬仕其子黻竟坐家貧不
克首丘子孫湮微無人敘說臣竊歎之乞依唐祠張
巡許遠故事躋雲亞禕雖表兩人可勵千葉孝宗可
其奏贈雲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賜謚忠節與禕並祀
祠曰二忠嘉靖初以巡按御史唐一泮言修表雲墓

令董司歲時祭紳建文初爲國子博士獻大明鏡歌
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殪奔鯨曰開洪基曰清
江漢曰縛狡兔曰埽殘弧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
關陝曰闢川蜀曰斲苞枿紳痛父死終身食無二味
子稔誠子孫遵用紳教稔善居喪以孝稱方孝孺被
刑稔與鄭珣私負其骨成祖逮稔繫獄旣以禕故宥
之予之官辭以疾入青巖山其卒也門人私謚爲孝
莊先生稔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
治初與陳獻章被薦應召道卒

史竊宋蘓胡王吳桂魏列傳

東莞尹守衡撰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也至正初詣闕上書八千言不報隱居青巖山術人齊琦見而語之曰公當爲異代人物上克婺州徵禕禕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琦言蓋在茲乎詣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掾與語稱子充不名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文墨受知然禕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侍禮郎兼外選使轉起居注丙午出同知南康府事綬輯有功特資黃金帶及上將卽帝位召入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瀕

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求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三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

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

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上嘉納尋修元史召還與濂同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遣中使齎賜史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禕長身山立人望之若

不敢卽上見每喜其人乃合齋詔招諭雲南梁王把
都初見禕疑不奉命禕因說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
母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戮于鋒鏑王不聞元綱
解紐天下豪傑蠡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
不五年間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
幽燕爾元君走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
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裔渠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
天子抗衡崛強於此試自料勇悍強獷孰與張陳土
地甲兵孰與中國度德籌義孰與天朝推公固存孰
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
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
拒朝廷朝廷遣一偏將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
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待梁王聞之顧其臣皆
自失歛容謝曰使者且休請改日待命於是館之上
賓禕留數月元有遺宗自立朔漠使侍郎脫脫至雲
南通耗求援聞禕在欲殺之梁王匿禕他所脫脫讓
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而正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
欲去王不已出禕與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
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與日月爭光乎
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爲脫脫所害年

五十二其明年爲洪武七年上不知禕死復謂參政
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曰臣
奉主上威德告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令北面稱臣如
其冥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漠北使鐵
知院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既至
沙塘口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
免誘雲朔服絞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
不從二十人毆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
歸其骸蔭雲子鞞爲國子生禕子紳洪武二十八年
走雲南求父遺幣不得還值建文君新卽位給事中

徐誠御史黃凱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上
言父禕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
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
日也下翰林議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
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靖難後革正統六
年以義烏丞劉傑請仍贈翰林學士改謚忠文成化
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弘治中雲南撫臣援禕
例復得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雲南賜祠
額爲二忠雲字友雲宜興人任元爲翰林待制徐魏
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出爲湖

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十一
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遣雲嘉靖中又宦其曾
孫承宗中書舍人

學士忠文王公傳

溫陵後學張維樞撰

王公名禕字子充系出太原之祁人唐末節度使彥
超避五季兵自會稽徙孝烏之鳳林鄉世號鳳林王
氏彥超諸孫固登宋皇祐進士弓冶相紹代多顯者
至炎澤以學行推石峽書院山長學者稱爲南樓先
生炎澤生常山諭良玉是爲公父公幼秀爽奇敏及
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元侍講學士黃
潛與宋文憲景濂齊名戊子元政亂公上書時宰格

不聞危素張起巖竝薦公可大用不報客有齊琦者
精邵康節數學推言天人與衰輒驗見公大奇口王
君異代名臣非樊籠中物公亦知世濁卓然有抱膝
擇主意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續大事記宋景濂嘗歎
日子充詞鋒橫厲吾之畏友太祖高皇帝取婺久聞
公名遣使徵請行在公憺然曰疇昔齊琦之言信哉
使乾坤闢而日月朗在此行也公至卽拔署中書掾
商畧機務上每稱子充不名聞與論文章稱善因命
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
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

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
司校理丁外艱上重公遠去強留守制闕下公哀痛
自傷做離騷作九誦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禮
制遷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康府公披榛莽撫瘡痍
優耆碩飭蠹壞重建六老堂二賢祠以厲風教郡藉
安輯特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
出判漳州府其治猶南康尋上疏其畧曰臣聞帝王
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計在修德而已脩德之要有
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是故周尚忠厚垂八百
基漢務寬大弘四百業欽惟皇上艱難十載大業已

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主生雷霆霜
雪有時而搏擊焉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霆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
生物之心故動靜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以
警怵之人君修德天眷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
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于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
減茶課免軍需民各喜更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
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
此也上心是之二年召脩元史與景濂同拜總裁徵
逸士汪克寬胡翰宋信陶凱等十六人佐纂修開局

天界寺公夙具史才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景濂多所
推讓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三
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導名對便殿必賜
坐宴語而性鯁直不肯苟附深爲胡惟庸所忌未久
使番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公慷慨就道六月至見
梁王把都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爾滇
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至宜奉版圖歸職方是
寶融河西之勲也不然大討一加悔將何及梁王不
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南詔百萬生靈不忍
遽殲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四征五六年羣雄
率膏鈇鉞此天意也背天不祥爾恃險遠旅拒明命
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爾如魚遊釜中何益夫先服者
賞後至者戮爾其自爲計梁王君臣駭服卽爲改館
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懷二心迫殺我使以
自明梁王持兩端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
已出公見脫脫時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爾元命
我朝寔承天統鼠輩燬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
我將命遠來有死而已不知其它顧梁王曰汝朝殺
我大兵旦夕至遂遇害時六年臘月廿四日也瘞地
藏寺北年五十二公偶儻有遠志不問家人生產至

立身必依古法事親孝與兄弟族里雍睦惟謹課子以忠節道義所著詩賦諸體盡脫塵習其爲文本經摭傳冶鑄于廬陵南豐間遊黃侍講門雅推青藍而當其所深造自得惟宋文憲諸名流亦自謂不及也居嘗發喟丈夫貴善處死死有重之維九鼎輕之至不能一縷在所自處耳殉滇之烈塗肝糜骨滇人至今譚之猶心折所謂善處死非耶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求父骸不得作滇南慟哭記建文君卽位用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太史方孝孺友善建文

元年四月紳上公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詔旌節義正先臣志節獲申微臣事情獲展之一旦也下議贈公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以革除遂寢正統辛未孝烏丞劉傑申前請贈官如故謚忠文明興文臣有謚自公始建文二年紳卒紳子稔紹祖父志師事方孝孺當孝孺臨刑日與鄭珣潛收孝孺骸骨歸人服其膽魄世不仕號贖樵所遺有青巖顛藁稔子汶成化戊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守正顛忠文立朝三載謝病歸築精舍齊山下修祠祭闡揚先德著齊山稿若干卷裔孫宗聖登嘉靖甲辰進士屢遷閩

兵憲有惠政處士知心善譚名理為當道旌式俱以
清修博古振門風天之報忠文蓋奕世其昌矣維樞
曰樞聞華川父老言公大父南稜先生夢五色芝產
庭楣遂生公公高皇帝帷幄臣也雲龍遵會幸則為
鄧為房不幸則為公然公何遽不幸也公與吳忠節
先後殉滇而公魄尤轟烈儻天假公年寧兄文憲而
弟之乃文憲髮種種矣因蜀道身見子孫死法公所
收責孰多地藏碧血尸祝千秋芝罔先告之耶微獨
公即劉丞傑真人傑也楊廬陵稱丞白十專用其九
論公死事在焉褒忠之典厄于革除而顯遂于丞之

廣樞請洪學使得俎豆丞頗自快於以見忠烈人人
景慕不獨以文也

列朝詩集王待制禕傳

常熟錢謙益撰

禕字子充義烏人少宋景濂一十二歲同出柳待制
黃侍講之門元季親嘗政衰倣走燕都上書不報歸
隱青巖山中太祖徵為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頗上喜
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同為總裁官書成
拜翰林待制奉使招吐蕃至蘭州召還改使雲南抗
節死建文元年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

文子紳字仲縉待制公死節時年才十三從宋太史
學太史奇之曰待制有子名其齋曰繼志洪武辛未
應蜀王聘為成都府文學自蜀之滇訪求待制遺殖
作滇陽慟哭記戊寅建文君即位用薦者召拜國子
博士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庚辰卒於官子稔方
正學之門人以文行著

明名臣言行錄待制王忠文公禕

崑山徐開任撰

禕字子充義烏人號華川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
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文幼
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

文獻公潛為高第與宋濂齊名

戊子元政亂公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
危素張起巖竝薦不報肯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
推言天人與衰殊驗見公歎曰王君異代名臣耳公
亦知世不可為隱青巖山著書

戊戌太祖親取婺遣使徵公憐然喜曰大亂極而真
人出齊琦之言驗乎即日詣行在署中書省掾商畧
機務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稱善因命采故實為
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
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

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
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體制除起居注
丙午陞同知南康府公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徒
散收廩賢士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
帶

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判尋上
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
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
爲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
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陛下

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
上天以生物爲心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
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
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
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鑒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
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于民取之有節近發
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
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
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

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上嘉納之

二年召還與宋濂修元史爲總裁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

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旣至抗言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亟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四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該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一決命司徒達里麻匿公于民家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

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
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
夕至遂被害達里麻等殮而火之莫識其處或曰瘞
地藏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之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
二又八年辛酉朝廷興師問罪生擒達里麻梁王自
殺雲南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
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
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
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
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

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
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
善政歷陞刑部郎中磨勘司令以刑部尙書出爲浙
廣參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公曰雲南未奉
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
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
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漢
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公俱至沙塘口二十人者
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公
令塞服辨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

公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葬
蜀給孤寺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黻
爲國子生黻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葬江夏
縣金口鎮弘治中徐文靖公言於朝贈刑部尚書謚
忠節與忠文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
書舍人

記

明詔使王忠文先生祠墓記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戕孽鹵朝廷度不可
以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吳事聞者詔馳驛

護喪還葬并錄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武末年求遺
殖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黯然夷矣當是時高皇尚在
御紳仕親藩雅以情事見哀賢王守臣征南公文上
心膂臣也曾不能爲天子言待制伏節事革除初紳
始自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統旣
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猶不敢舉舊謚以爲
時諱稍因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謚忠文贈官如故三
公身後其所遭又有幸不幸如此嗚呼先生不愛一
死以終令名而當時執事之臣膠吻辭舌反不能發
明忠憤俾易名之典久而後伸是何平居紛紛多愛

身士邪嘗讀顏魯公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公歷
廡仕以危言正色動遭擯斥晚爲盧祀所中遣使
烈李元卿輩皆知其弗利卒隕賊庭爲天下慟國
稱先生爲人剛直不肯苟附以取謗毀爲起居注
事敢言無諱尤爲胡惟庸所忌故黜之遠彛以窮
死然後知忠鯁違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
哉夫瑰偉跌宕抱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
死先生年德位望未知孰與魯公覽其蒙禍操志
蓋有同焉去今百六十餘年先生死事之跡視吳
尤著何則吳公倉卒爲同行所虐其事微先生慷
慨陳天命義不

苟尋其禍烈矧陵谷變遷而地藏寺巋然獨存殆
天所以表遺靈也先朝嘗爲先生特置祠思先生
者又卽寺旁樹碣當孔道間以識不忘所謂物毀
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非耶嘉靖十又八年春副
使朱君良知思爲先生治塚舍其處乃及參政車
君炳文以狀白于節鎮大中丞汪公公曰吾規此久
矣幸卒成之會默視學且至遂下有司如二君令
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爲墓加樹焉改題其碣曰皇
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冢卒一人而畀耕
者他旁地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跡之名賴公益
振雖微全要領以從也

京然已崔嵬如堂如防與延陵徐孺子墟墓爭賢矣
過者有不歔歔下泣者乎昔王仁裕著錄稱魯公遭
難後十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隅李衛國
亦謂公改葬時猶矚目如生嘗被羽衣行山澤間蓋
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先生精英颯爽放薄上下有如
化爲列仙降爲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于枯骨邪故
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死而勸生也
教道存焉爾

嘉靖十八年秋八月賜進士第雲南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後學建安李默謹撰

王忠文公祠記

翰林院修撰茹蘇吳寬撰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豈其下筆刻落陳言卓
然成家足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遠而暢
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穆宗
詔愈宣慰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入愈奮曰安有受
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時庭湊操刃逆愈
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
將士聞之震掉失措氣阻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
失一鏃服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

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於合
稱之者非徒以其文已也皇明初與以文章用于時
者多_婆產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
然者二公在館閣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
使西南齎仗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高皇帝
用神武取天下獨雲南恃險遠未下乃洪武五年以
王公使其地諭之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齋鹵
公受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里麻諭之再
三初皆有降意已猶豫留公不遣公亦持節必俟降
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至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

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勢爲辭其言甚壯且
曰我遠使來誓爲國死終不能爲若屈元使怒梁王
恐遂死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爲正
統六年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嗚呼
公之爲文學乎韓者也爲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
之成否身之存亾有幸不幸然公不可謂不幸者卽
竝時宋公較之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實相伯仲宋
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子若孫皆死法旣老不能免
川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莽焉荆棘過者憐之
若公則沒于王事其氣節偉然且官有贈行有謚

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爲廟于家以禮祀公如曾孫曰進士汝者此其所以爲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卽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國博之子處士稔仍其舊室旣卑隘歲久將壓汝始克爲之乃擇正寢之東爲屋三間中奉公爲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附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階庭高固整廣不隘不侈于禮爲宜工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己丑明年十一月戊辰訖工復割田倡其族人以供粢盛廼以書告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湍齋戒燕飲之所皆所宜爲而未爲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吾志有在終當爲之幸子爲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寬感汝之好禮不復辭輒爲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蓋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神也于祀典爲宜夫世至於百遠矣後人能如汝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之耳亦汝之意也

按鄱陽劉氏歷城張氏溫陵張氏三本故無附錄余創編之而宋學士錄歷官各有誥文公

待制一旨贈諡一制學士父母祖祖妣父妣
有贈封誥有勅符賜書賜詩及應制送寄詩而
公未見學士有世譜屬公書後而公未有記之
者皆佚也其學士傳公與鄭檢討濤爲之疑係
生傳行狀則詳其後事迹自門人鄭楷公傳俱
出自後人學士集序及題識與詩并錄公竝載
在集首茲集已刻竟復得遜志先生畫像贊諡
議祭文李少師題青巖隱居記後并遜志先生
南稜先生像贊思親堂記釋思辭合之溫陵本
已刻王氏兄弟字說并附焉廷會識

序

送王子充字序

宋濂撰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禕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
牽後復更今名文雖易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
名偉暨牽時鄉先達內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爲之說
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遊學黃文獻公之門敢
以累吾子尚有以詳告禕也濂曰子充其欲存古之
道哉夫禕之爲物古之蔽膝所以被于裳衣之上覆
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
廣劣其半肩之韋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

謂之褱或謂之鞞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巾齊魯之郊謂之褱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鞞又謂之褱焉陳楚謂之衽其義則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孺嚌其芳潤而馳驟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媵而川花鮮翠霞縈而頰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褱爲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之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爲尚焉莞篲安矣必思蒲越橐鞞之爲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疏布之可登焉丹漆雕展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質也子充率是道也泰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燔黍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况爲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宜便而通之以潤國家爲務而欲泥古之質誡今之文譬猶圓柄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惇古行者其心

亦豈恤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今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今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莽古之士也賁冷之士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已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濂也不敏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爲詳舉諸經之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褱謂縞綏也卽香褱也王后之服褱衣謂畫袍也褱當爲鞞卽鞞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同門友金華宋濂述

贊

翰林待制華川王先生畫像序贊

方孝孺撰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于海內亦不免于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于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之所屬旣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

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
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
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
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卽天位名入議禮
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
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
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于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
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
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
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于元
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大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
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
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
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
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議

王待制私謚議

方孝孺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名之典未
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

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于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身心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于家庭得于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

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明遂爲史官修元史始于太祖造邦之初終于末主播俎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躬之德後以伉儷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攷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

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交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備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于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避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十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余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于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祭文

祭王學士文節公文

方孝孺撰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由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僻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鸚雀虫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

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于平
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媒孽間構卒俾蒼
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夔百不一試而身竟死于
薤藹藜藿之腥艇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
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
爲之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極凡
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
于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
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于旒表之前予以
有學士之贈予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

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與之
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
大道之徵于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
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
善之可必人患不力于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
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
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漸盡腐滅而無遺
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
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
乃所以成先生之美藜藿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

節之全彼恣睢下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托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題

題青巖隱居記後 長沙李東陽撰

青巖者王忠文公子充讀書之所也公為翰林待制死事雲南後若干年其曾孫汝舉進士持青巖圖視余公所為記義門鄭長史楷所書公伯子綬之詩與仲子紳之文皆在焉

青巖西面接嶙峋聞道先生舊隱淪一水夾流通澗

谷兩山高起隔風塵唐川地古猶稱越唐有華川縣廢公始號華

川元世兵餘合避秦公隱在至正年墅似羊曇非乞舅記云依外

家傳氏居緣孟母不求鄰長懷龍卧歸梁父豈學羊

裘老富春書詔早傳行在所天兵至婺公首以徵見衣冠生及

太平辰紀言右史親沾命公嘗為起居注仗節南荒竟委身

白髮鄭公鄉里在青瓊王氏子孫貧家聲六代科名

出國典先朝謚法新公謚在正統間今日醉鄉還有記當時

嵩嶽豈無神曾披汗竹開金匱擬束生芻弔玉人遺

像雅篇俱在眼斗山瞻望敢辭頻

附錄

南稜王先生像贊 方孝孺撰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

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
觀于宋攷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聞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
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議論莫不偉然
有以異于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于宋季而老
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聞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
之耆老以攷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楊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
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
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
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
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
生可以識宋之盛觀于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
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
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
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
之倫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一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巾

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
縕孝孺告之曰美哉乎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
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
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卽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
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孺玟
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卽而辨之天子
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
組則上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
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
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

孝孺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
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
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纆素而裨垂者大
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
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
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
約身而縕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
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
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約束而敬之本也端
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

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縉之未見其
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
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
紳先生孝孺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
也抑竊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
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
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孝孺何人敢繼太史公之
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孝孺雖愚又安敢
不勉 洪武十二年歲在己未十一月朔日同門人
天台方孝孺撰

思親堂記

同上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

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了朋友至疎者也
連業 妾席間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慨然思况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
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

或出使乎遠方或卑捐乎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
不已于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怒

然曰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躑躅焉

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

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命貴利達人之榮不足慰

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勤心而思曰我食

何為乎吾心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

何不來歸乎我何處處此也卻中席而不敢安避

門闕而不敢處此也鳴呼此吾

孟縉之履履乎日者皆親之思也

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縉同朋友王君子克

而縉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佐南

清漳三郡入翰林為待制以王子之春銜命往

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送時嘗過烏

溪上省其家撫孟縉頂曰我受我無顧家日